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

二十七至
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江日贊

謄錄監生臣李玉瓚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

唐若山

司命君

玄真子

劉白雲

唐若山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典劇郡開

元中出為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山嘗好長生之

道弟若水為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嘗徵入內殿
尋懇求歸山詔許之若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會鑪
鼎之客雖術用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財迨盡俸祿所
入未嘗有餘金石所費不知紀極晚歲尤篤志焉潤之
府庫官錢亦以市藥賓佐骨肉每加切諫若山俱不聽
納一日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欵謁自言有長
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邁若山見之盡禮加敬留止月
餘所論皆非丹石之要若山博採方訣誦圖記無不

研究問叟所長皆茂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饌品膳雖
瘦削老叟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敬奉承事曾無倦色
一夕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給常若不足貴為方
伯力尚多闕一旦居閒何以為贍况帑藏錢帛頗有侵
用誠為君憂之若山驚曰某理此且久將有交代亦常
為憂而計無所出若緣此受譴固所甘心但慮一家有
凍餒之苦耳叟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盃若山飲
酒素少是日亦挹三四爵殊不覺醉心甚異之是夜月

甚明朗徐步庭下良久謂若山曰可命一僕運鐺釜鐵
器輩數事於藥室間使僕布席壘鑪曰鼎鐺之屬為二
聚熾炭加之烘然如窰不可向視叟於腰間解小瓠出
二丹丸各投其一闔扉而出謂若山曰子有道骨法當
度世加以篤尚正直性無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
真人也遊觀人間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
耳吾所化黃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以支
納帑藏無貽後憂便可命棹遊江為去世之計翌日相

待於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山凌晨開闔所化之物
爛然照屋復扃閉之即與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遊
金山寺既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
棹漁舟直抵舫側揖若山入漁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風
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山矣郡中几案間得若山訣
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其大旨以世祿
暫榮浮生難保惟登真脫屣可以後天為期昔范丞相
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樂也張留侯去師四皓是

畏其主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去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
累叨榮爵早悟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偶
得丹訣黃金可作信淮王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真經之
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海扶
桑在望蓬島非遙遐瞻帝闈不勝犬馬戀主之至唐玄
宗省表異之遽命優恤其家促召唐若水與內臣齋詔
于江表海濱尋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舊
吏自浙西奉使淮南於魚市中見若山鬻魚於肆混同

常人睨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縈迴數百步乃及華第
止吏與食哀其久貧命市鐵二十挺明日復與相遇已
化金矣盡以遺之吏姓劉今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
道者又相國李紳字公垂常習業於華山山齋糧盡徒
步出谷求糧于遠方迨暮方還忽暴雨至避於巨巖之
下雨之所沾若浼焉既及巖下見一道士艤舟於石上
一村童擁楫而立與之揖道士笑曰公垂在此耶言語
若深交而素未相識因問紳曰頗知唐若山乎對曰常

覽國史見若山得道之事每景仰焉道士曰余即若山也將遊蓬萊偶值江霧維舟於此與公垂曩昔之分得暫相遇詎忘之耶乃攜紳登舟江霧已霽山峰如畫月光皎然其舟凌空泛泛而行俄頃已達蓬島金樓玉堂森列天表神仙數人皆舊友也將留連之中有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國理務數畢乃還耳紳亦務經濟之志未欲棲止衆仙復命若山送歸華山後果入相連秉旌鉞去世之後亦將復登仙品矣

出仙傳拾遺

司命君

司命君者常生於民間幼小之時與唐元瓌同學元瓌云君家世奉道晨夕香燭持高上消災經老君枕中經累有祥異奇香瑞雲生於庭字母因夢天人滿空皆長丈餘麾旌蓋蔭其居宅有黃光照其身若金色因孕之而生生即張目開口若笑之容幼而穎悟誦習詩書元瓌所不及十五六歲忽不知所之蓋遊天下尋師訪道矣不知師何人得神仙之訣寶應二年元瓌為御史

充河南道採訪使至鄭州郊外忽與君相見君衣服藍
縷容貌憔悴元瓌深憫之與語叙舊問其所學曰相別
之後但修真而已邀元瓌過其家留騎從於旅次相候
君與元瓌同往引入市側門巷低小從者一兩人纔入
外門便閉從者不得入第二門稍寬廣又入一門屋宇
甚大揖元瓌於門下先入為席良久出迎元瓌見其容
狀偉爍可年二十許雲冠霞衣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
輩皆非世所有元瓌莫之測相引升堂所設饌食珍美

器皿瑰異雖王者宴賜亦所不及徹饌命酒君與妻同坐乃曰不可令侍御獨坐即召一人坐於元瓌之側元瓌視之乃其妻也奏樂酣飲既醉各散終不及相問言情遲明告別君贈元瓌金尺玉鞭出門行數里因使人訪其處無復踪跡矣及還京問其妻曾有異事乎具言某日昏然思睡有黑衣人來稱司命君召某便隨去既至司命宮中見與君同飲所見歷然皆同不謬後十年元瓌奉使江嶺又於江西泊舟見君在岸上邀入一草

堂又到仙境留連飲饌但音樂侍衛稍多於前皆非舊人矣及散贈元瓌一飲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叙別不復再見亦不知司命所主何事所修何道品位仙秩定何高卑復何姓字耳一日有胡商詣東都所居謂元瓌曰宅中有竒寶之氣願得一見元瓌以家物示之皆非也乃出司命所贈飲器與商起敬而後跪接之捧而頓首曰此天帝流華寶爵耳致於日中則白氣連天承以玉盤則紅光照室即與元瓌就日試之白氣如雲

鬱勃徑上與天相連日夜更試之此不謬矣此寶太上
西北庫中鎮中華二十四寶也頃年已旋降今此第二
十二寶亦不久留於人間即當飛去得此寶者受福七
世敬之哉元瓌以玉盤承之夜視紅光滿室

出仙傳
拾遺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擢進士
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
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

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踪跡今古無倫而真卿與諸客傳翫嘆服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咏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叅

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
今猶有寶傳其畫在人間出續仙傳

劉白雲

劉白雲者揚州江都人也家富好義有財帛多以濟人
亦不知有陰功修行之事忽在江都遇一道士自稱為
樂子長家寓海陵曰子有仙籙天骨而流浪塵土中何
也因出袖中兩卷書與之白雲捧書開視篇目方欲致
謝子長嘆曰子先得變化而後受道此前定也乃指摘

次第教之良久失子長所在依而行之能後致風雨變化萬物乃於襄州隔江一小山上化兵士數千人于其中結紫雲帳幄天人侍衛連月不散節度使于頓疑其妖幻使兵馬使李西華引兵攻之帳幄侍衛漸高弓矢不能及判官竇處約曰此幻術也穢之即散乃取尸穢焚於其下果然兵衛散去白雲乘馬與從者四十餘人走於漢水之上蹙波起塵如履平地追之不得謂追者曰我劉白雲也後於江西湖南人多見之彌更年少潔

白時湖南刺史王遜好道白雲時來郡中忽一日別去
謂遜曰將往洪州即於鍾陵相見一揖而行初不曉其
旨辰發靈州午時已在湘潭人多識者驗其所行頃刻
七百里矣旬日王遜果除洪州到任後白雲亦來相訪
復於江都值樂真人曰爾周遊人間固有年矣金液丸
丹之經太上所敕令授於爾可選名岳福地鍊而服之
千日之外可以登雲天矣乾符中猶在長安市賣藥人
有識之者但不可親炙無由師匠耳

出仙傳
拾遺

太平廣記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

郝鑒 僧契虛

郝鑒

滎陽鄭曙著作郎鄭虔之弟也博學多能好奇任俠嘗
因會客言及人間奇事曙曰諸公頗讀晉書乎見太尉
郝鑒事跡否晉書雖言其人死今則存坐客驚曰願聞

其說曙曰某所善武威段敷為定襄令敷有子曰砮少好清虛慕道不食酒肉年十六請於父曰願尋名山訪異人求道敷許之賜錢十萬從其志段子天寶五載行過魏郡舍於逆旅逆旅有客焉自駕一驢市藥數十斤皆養生辟穀之物也而其藥有難求未備者日日於市邸謁胡商覓之砮視此客七十餘矣雪眉霜鬚而貌如桃花亦不食穀砮知是道者大喜伺其休暇市珍果美膳藥食醇醪薦之客甚驚謂砮曰吾山叟市藥來此不

願世人知子何得覺吾而致此耶。砮曰：某雖幼齡性好虛靜，見翁所為，必是道者，故願歡會。客悅為飲，至夕因同宿。數日事畢，將去，謂砮曰：吾姓孟，名期，思居在恒山。於行唐縣西北九十里，子欲知吾名氏如此。砮又為祖餞，叩頭誠祈。願至山中，諮受道要。叟曰：若然者，觀子志堅，可與居矣。然山中居甚苦，須忍饑寒，故學道之人多生退志。又山中有耆宿，當須啓白，子熟計之。砮又固請。叟知其有志，乃謂之曰：前至八月二十日，當赴行唐可。

於西北行三十里有一孤姥莊莊內孤姥甚是奇人汝當謁之因言行意坐以須我碧再拜受約至期而往果得此孤莊老姥出問之碧具以告姥姥撫背言曰小子年幼若此而能好道美哉因納其囊裝於櫃中坐碧于堂前閣內姥家甚富給碧所須甚厚居二十日而孟先生至顧碧言曰本謂率語耳寧期果來然吾有事到恒州汝且居此數日當返如言却到又謂碧曰吾更啓白耆宿當與君俱往數日復來令姥盡收掌碧資裝而使

碧持隨身衣衾往碧於是從先生入初行三十里大艱
險猶能踐履又三十里即手捫藤葛足履嵌巖魂竦汗
出而僅能至其所居也則東向南向盡崇山巨石林木
森翠北面差平即諸陵嶺西面懸下層谿千仞而有良
田山人頗種植其中有瓦屋六間前後數架在其北諸
先生居之東廂有厨竈飛泉簷間落地以代汲井其北
戶內西二間為一室閉其門東西間為二室有先生六
人居之其室前廡下有數架書三二千卷穀千石藥物

至多醇酒常有數石碧既謁諸先生先生告曰夫居山異於人間亦大辛苦須忍饑餒食藥餌能甘此乃可居子能之乎碧曰能於是留止凡五日孟先生曰今日盍謁老先生於是啓西室室中有石堂堂北開直下臨眺川谷而老先生據繩床北面而齋心焉碧敬謁拜老先生先生良久開目謂孟叟曰是爾所言者耶此兒佳矣便與汝充弟子於是辭出又閉戶其庭前臨西澗有松樹十株皆長數仞其下盤石可坐百人則於石中鑄局

諸先生休暇常對碁而飲酒焉。碁為侍者覩先生碁皆不工也。因教其形勢。諸先生曰：汝亦曉碁，可坐。因與諸叟對。叟皆不敵。於是老先生命開戶出，植杖臨崖而立。西望移時，因顧謂叟可對碁。孟期思曰：諸人皆不敵此小子。老先生笑，因坐。召碁與爾對之。既而先生碁少劣於碁，又微笑謂碁曰：欲習何藝乎？碁幼年不識求方術，而但言願且受周易。老先生詔孟叟授之。老先生又歸室，閉其門。碁習易踰年，而日曉占候，布卦言事，若神。碁

在山四年前後見老先生出戶不過五六度但於室內
端坐繩床正心禪觀動則三百二百日不出老先生常
不多開目貌有童顏體至肥充都不復食每出禪時或
飲少藥汁亦不識其藥名後老先生忽云吾與南岳諸
葛仙家為期今到矣須去碧在山久忽思家因請還家
省覲即却還孟先生怒曰歸即歸矣何却還之有因白
老先生先生讓孟叟曰知此人不終何與來也於是使
歸歸後一歲又却尋諸先生至則室屋如故門戶封閉

遂無一人下山問孤莊老姥曰諸先生不來向一年矣碧因悔恨殆死碧在山間常問孟叟老先生何姓名叟取晉書郝鑒傳令讀之謂曰欲識老先生即郝太尉

也

出記
聞

僧契虛

有僧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為御史於玄宗時契虛自孩提好浮圖氏法年二十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採

柏葉而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道士喬君貌清瘦鬚
髮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孤秀後當遨遊
仙都中矣契虛曰吾塵俗之人安能詣仙都乎喬君曰
仙都甚近師可力去也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
師可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椴子音奉即荷竹
橐而販也即犒於
商山而餽焉或有問師所詣者但言願遊稚川當有椴
子導師而去矣契虛聞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上自蜀
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虛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潔

以伺捧子而餽馬僅數月遇捧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
虛意稍怠且謂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既治裝是夕一捧
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吾師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遊稚
川有年矣捧子驚曰稚川仙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
虛對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常遇至人勸我遊稚川路
幾何耳捧子曰稚川甚近師真能偕我而去乎契虛曰
誠能遊稚川死不悔于是捧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
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險逾巖巘且八十里至一洞水

出洞中捧子與契虛共挈石填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里外遂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真神仙都也又行百餘里登一高山其山攢峰迴拔石徑危峻契虛眩惑不敢登捧子曰仙都且近何為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窮水中有石徑橫尺餘縱且百里餘捧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

前有巨木煙影繁茂高數千尋揅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繩系一行橐自山頂而縋揅子命契虛瞑目坐橐中僅半日揅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既望已在山頂見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在雲物之外揅子指語此稚川也於是相與詣其所見仙童百輩羅列前後有一仙人謂揅子曰此僧何為者豈非人間人乎揅子曰此僧常願遊稚川故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偉憑玉几而坐侍衛環列呵

禁極嚴。捧子命契虛謁拜。且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虛拜。真君召契虛。上訊曰：爾絕三彭之仇乎？不能對。真君曰：真不可留於此。因命捧子登翠霞亭。其亭亘空。居檻雲。矗見一人袒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膩黥黑。洞瑩心目。捧子謂契虛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既拜。且問此人謂誰。何瞬目乎？捧子曰：此人揚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為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天下分磔。兵甲大擾。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徹視也。夫徹視者。寓目於人世耳。

契虛曰請寤其目可乎捧子即面請外郎忽寤而四視其光益著若日月之照契虛慄然背汗毛髮盡動又見一人卧石壁之下捧子曰此人姓乙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已而捧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前時之涉歷契虛因問捧子曰吾向者謁見真君真君問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對曰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學仙者當先絕其三尸如是則神仙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

自是而歸因廬於太白山絕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
語於人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滎陽鄭紳與吳興沈聿
俱自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
契虛以絕粒故不致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
因徵其實契虛乃以稚川之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既聞
其事且歎且驚及自關東回重至契虛舍其契虛已遁

去竟不知所在鄭君常傳其事謂之稚川記

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

九天使者

十仙子

二十七仙

姚泓

李衛公

九天使者

唐開元中玄宗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謁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

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詣山西北果有基跡宛然信宿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非人所運堂殿廊宇隨類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廟西長廊柱礎架虛在巨澗之上其下汨流奔響泓窅不測久歷年歲曾無危墊初作廟時材木并至一夕巨萬皆有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常有五色神光照燭廟所常如

晝日揮斤運工畧無餘暇人力忘倦旬日告成畢工之際中使夢神人曰赭堊丹綠廟北地中尋之自得勿須遠求於是訪之採以充用畧無所闕既而建昌渡有靈官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詣使者廟今圖像存焉初玄宗夢神人日因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曰今名山岳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慮其妄作威福以害烝黎分命上真監蒞川岳有五岳真君焉又青城丈人為五岳之長潛山九天司命主九天

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符彈劾萬神皆為五嶽
上司盍各置廟以齋食為饗玄宗從之是歲五岳三山

各置廟焉

出錄
異記

十仙子

唐玄宗常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
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仙
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曲也今願傳
授陛下為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

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玄宗遽命玉
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嘿不泄及曉聽政於紫宸
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于御前玄宗佯若不聞二相
懼又奏之玄宗即起卒不顧二相二相益恐趨出時高
力士侍於玄宗即奏曰宰相請事陛下宜面決可否向
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
乎玄宗笑曰我昨夕夢仙人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
我失其節奏由是嘿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即於

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事語於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於樂府

出神仙
感遇傳

二十七仙

唐開元中玄宗皇帝晝景宴居昏然思寐夢二十七仙人云我等二十八宿也一人寓直在天不下我等寄羅底間三年矣與陛下鎮護國界不令戎虜侵邊衆仙每易形混迹遊處耳既寤敕天下山川郡縣有羅底字處訪之竟不能得他夕又夢云有音樂處是也詔訪焉於

寧州東南五里有地名羅川川上有縣縣以川名有羅州山相傳有洞穴而翳薈不通樵牧者聞音樂之聲詔使尋之久而不見忽有白兔出於林中逕入崖下尋所入而得嵌竇焉石室寬博中有石像二十七真得之以進乃於內殿設位晨夕焚香躬自瞻謁命夾紵工作二十七像送於本洞於其處置通聖觀改縣為真寧以旌之賜寶香及爐爐今猶在鄉里之人言昔年有底老者不知所來龐眉皓髮異於他叟或出或處鄉俗咸敬之

於山下賣酒常有異人來飲或藥童樵父來往其家一
旦衆異人謂底老曰加其醞更一飲不復來矣如其言
加釀以待焉釀熟羣仙果至飲酣居下者一人與坐云
我請刻衆仙之形以留於世乃取石二十七片刻成二
十七人俄頃之間備得衆仙真容置於洞中依飲時列
坐皆志仙之名氏於其背安訖而散去底老亦不復知
所之時人咸謂仙舉也底老者疑其氏宿耳後著作郎
東門誥為贊序以紀之

出神仙
感遇傳

姚泓

唐太宗年有禪師行道精高居於南岳忽一日見一物
人行而來直至僧前綠毛覆體禪師懼謂為梟之屬也
細視面目即如人也僧乃問曰檀越為山神耶野獸耶
復乃何事而特至此貧道禪居此地不擾生靈神有知
無相惱也良久其物合掌而言曰今是何代僧曰大唐
也又曰和尚知晉宋乎自爾至是復幾載僧曰從晉及
今向四百年矣其物乃曰和尚博古知今寧不知有姚

泓乎僧曰知之物曰我即泓也僧曰吾覽晉史言姚泓為劉裕所執遷姚宗于江南而斬泓於建康市據其所記泓則死矣何至今日子復稱為姚泓耶泓曰當爾之時我國實為裕所滅送我於建康市以徇天下奈何未及肆刑我乃脫身逃匿裕既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聲示其後耳我則實泓之本身也僧因留坐語之曰史之說豈虛言哉泓笑曰和尚豈不聞漢有淮南王劉安乎其實昇仙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

漢史之妄豈復逾於後史耶斯則史氏妄言之證也我
自逃竄山野肆意遊行福地靜廬無不探討既絕火食
遠陟此峯樂道逍遙唯餐松栢之葉年深代久遍身生
此綠毛已得長生不死之道矣僧又曰食松栢之葉何
至生毛若是乎泓曰昔秦宮人遭亂避世入太華之峯
餌其松栢歲祀浸久體生碧毛尺餘或逢世人人自驚
異至今謂之毛女峯且上人頗信古豈不詳信之乎僧
因問請須所食泓言吾不食世間之味久矣唯飲茶一

甌仍為僧陳晉宋歷代之事如指諸掌更有史氏闕而不書者泓悉備言之既而辭僧告去竟不復見耳

出逸史

李衛公

蘇州常熟縣元陽觀單尊師法名以清大歷中常往嘉興入船中聞香氣頗甚疑有異人遍目舟中客皆賈販之徒唯船頭一人顏色頗殊旨趣恬靜單君至中路告船人令易席座船頭就與言也既並席之後香氣亦甚單君因從容問之答曰某本此地人也少染大風眉髮

皆落自惡不已遂私逃於深山意任虎豹所食數日山路轉深都無人跡忽遇一老人問曰子何人也遠入山谷某具述本意老人哀之視曰汝疾得吾今能差矣可隨吾行因隨老人行入山十餘里至一澗過水十餘步豁然廣潤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未可便入且於此堂中待一月日後吾自來看汝因遺丸藥一裹令服之又云此堂中有黃精百合茯苓薯蕷棗栗蘇蜜之類恣汝所食某入堂居老人遂行更入深去某服藥後亦不饑

渴但覺身輕如是凡經兩月日老人方至見其人笑曰爾尚在焉不亦有心哉汝疾已差知乎曰不知老人曰於水照之鬢眉皆生矣色倍少好老人曰汝未合久居此既服吾藥不但祛疾可長生人間矣且修行道術與汝二十年後為期因令却歸人間臨別某拜辭曰不審仙聖復何姓名願垂告示老人曰子不聞唐初衛公李靖否即吾身是也乃辭出山今以所修恐未合聖旨年限將及再入山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為人說之

出原
仙記

太平廣記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十

神仙三十

張果

翟乾祐

凡八兄

張果

張果者隱於恒州條山常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
祕術耆老云為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
宗累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

盛熱須臾臭爛生蟲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
州山中復見之果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重疊
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喫之還成驢矣開
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
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啟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
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齎璽
書迎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
禮敬玄宗因從容謂曰先生得道者何齒髮之衰耶

果曰衰朽之歲無道術可憑故使之然良足耻也今若盡除不猶愈乎因於御前拔去髻髮擊落牙齒流血溢口玄宗甚驚謂曰先生休舍少選晤語俄頃召之青髻皓齒愈於壯年一日秘書監王迴質太常少卿蕭華嘗同造焉時玄宗欲令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笑謂二人曰娶婦得公主甚可畏也迴質與華相顧未喻其言俄頃有中使至謂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於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詔二人方悟向來之言是時公卿多

往候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之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食時但進美酒及三黃丸玄宗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飲可一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謁見上言詞清爽禮貌臻備玄宗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於側未宜賜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辭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

龍顏一笑耳玄宗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落地
化為一榼玄宗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已失道士矣但見
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
試仙術不可窮紀有歸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常召果坐
於前而勅夜光視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張果安在
乎願視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見又有邢
和璞者有算術每視人則布籌於前未幾已能詳其名
氏窮達善惡天壽前後所算計千數未嘗不析其苛細

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則運籌移時意竭神沮終不能定其甲子玄宗謂中貴人高力士曰我聞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療其體外物不能浼其中今張果善算者莫得究其年視鬼者莫得見其狀神仙倏忽豈非真者耶然常聞堇斟飲之者死若非仙人必敗其質可試以飲也會天大雪寒甚玄宗命進堇斟賜果果遂舉飲盡三卮醺然有醉色顧謂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寢食頃方寤忽覽鏡視其齒皆斑然焦黑遽命侍童取鐵

如意擊其齒盡隨收於衣帶中徐解衣出藥一貼色微紅光瑩果以傳諸齒穴中已而又寢久之忽寤再引鏡自視其齒已生矣其堅然光白愈於前也玄宗方信其靈異謂力士曰得非真仙乎遂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窅冥久混光塵應召赴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授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未幾玄宗狩於咸陽獲一大鹿稍異常者庖

人方饌果見之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於上林時生獲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為獵者所獲乎果曰武帝舍鹿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獲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謂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果曰是歲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長歷畧無差焉玄宗愈奇之時又有道士葉法善亦多術玄宗問曰果何

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訖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許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流血僵仆于地玄宗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謫之恐敗天地間事耳玄宗復哀請久之果以水噴其面法善即時復生其後累陳老病乞歸恒州詔給驛送到恒州天寶初玄宗又遣徵召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空棺而

乙 出明皇雜錄宣
室志續神仙傳

翟乾祐

翟乾祐雲安人也龐眉廣額巨目方頤身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前常於黃鶴山師事來天師盡得其道能行氣丹篆陸制虎豹水伏蛟龍卧常虛枕往往言將來之事言無不驗因入夔州市謂人曰今夜有八人過此宜善待之是夕火燒百餘家曉之者云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羣虎隨之曾于江上與十許人翫月或問曰月中竟何所有乾祐笑曰可隨我手看之乃見月

規半天瓊樓金闕滿馬良久乃隱雲安井自大江沂別
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楫無虞近江十
五里皆灘石險惡難於泐沂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
山上結壇考召追命羣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為老人應
召而至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
之間風雷震擊一十四里盡為平潭矣唯一灘仍舊龍
亦不至乾祐復嚴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馬
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

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吾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各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唐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先是蜀有道士佯狂俗號為灰袋即乾祐晚年弟子

也乾祐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常大雪中衣布裙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此恐不能相活道者但云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床數尺氣蒸如爐流汗袒寢僧始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人愈信之曾病口瘡不食數月狀若將死村人素神之因為設道齋齋散忽起就枕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

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

出酉陽雜俎
仙傳拾遺

凡八兄

凡八兄者不知仙籍之中何品位也隋太子勇之孫名德祖仕唐為尚輦奉御性頗好道以金丹延生為務鑪鼎所費家無餘財官散俸薄往往關於饘粥稍有百金即輸於炭藥之直矣凡八兄忽詣其家談玄虛論方術以為金丹之制不足為勞黃白變化咳唾可致德祖愈加尊敬而凡之剛躁誼雜嗜酒貪饗殊不可耐晝出夜

還不畏街禁肥鮮醇酎非時即須德祖了諳其性委曲
預備必副所求由是淹留數月一日令德祖取鼎釜鎗
鏃輩陳於藥房中凡自擊碎之壘鐵加炭烈火以煨焉
投散藥寸匕于其上反扃其室背燈壁隅乃與德祖庭
中步月中夜謂德祖曰我太極仙人也以子棲心至道
抗節不回故來相教耳明月良夜能遠遊乎德祖諾遂
相與出門及反顧扃鑰如舊徐行若二三十里路頗平
憇一山頂德祖覺倦八兄曰此去長安千里矣當甚勞

乎德祖驚其且遠亦以行倦為對八兄長嘯一聲遂巡
有白獸至馬命德祖乘之其行迅疾漸覺彌遠因問長
安里數八兄曰此八萬里矣德祖悄然忽念未別家小
白獸屹然不行八兄笑曰果有塵俗之念去世未得如
術遽命白獸送德祖詣雲宮謁解空法師俄頃已至法
師延坐使青童以金丹飼之德祖捧接但見毒螫之物
不可取食又以玉液飲之復聞其臭亦不可飲法師令
白獸送德祖還其家凡八兄不復見矣至其家燈燭宛

然夜未央矣明晨視其所化黃白燦然雖資貨有餘而
八兄仙儀杳不可覩一日忽見凡八兄之僕携筐筥而
過其門問凡君所止在仙府矣使我暫至人寰若見奉
御亦令同來可也自是德祖隨凡君仙僕而去不復還

矣

出仙傳
拾遺

太平廣記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十一

神仙三十一

李遐周

許老翁

李珏

章全素

李遐周

李遐周者頗有道術唐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
玄都觀唐宰相李林甫嘗往謁之遐周謂曰公存則家

秦歿則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戲之耳
天寶末祿山豪橫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意未寤一旦遐
周隱去不知所之但於其所居壁上題詩數章言祿山
僭竊及幸蜀之事時人莫曉後方驗之其末篇曰燕市
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
皆去祿山悉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
潼關之敗足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馬嵬蜀中驛名
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時高力士以羅

巾縊之也其所先見皆此類矣

出明皇
雜錄

許老翁

許老翁者不知何許人也隱於峨眉山下不知年代唐天寶中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容色絕代時節度使章仇兼瓊新得吐蕃安戎城差柳送物至城所三歲不復命李在官舍重門未啓忽有裴兵曹詣門云是李之中表丈人李云無裴家親門不令啓裴因言李小名兼說其中外氏族李方令開門致拜因欲食裴人質甚雅因問

柳郎去幾時答云已三載矣裴云三載義絕古人所言
今欲如何且丈人與子業因合為伉儷願無拒此而竟
為裴丈所迷似不由人可否也裴兵曹者亦既娶矣而
章仇公聞李姿美欲窺覘之乃令夫人特設筵會屈府
縣之妻罔不畢集唯李以夫壻在遠辭焉章仇妻以須
必見乃云但來無苦推辭李懼責遂行着黃羅銀泥裙
五暈羅銀泥衫子單絲羅紅地銀泥帔子蓋益都之盛
服也裴顧衣而歎曰世間之服華麗止此耳迴謂小僕

可歸開箱取第三衣來李云不與第一而與第三何也
裴曰第三已非人世所有矣須臾衣至異香滿室裴再
眎笑謂小僕曰衣服當須爾耶若章仇何知但恐許老
翁知耳乃登車詣節度家既入夫人屏座客悉皆降階
致禮李既服天衣貌更殊異觀者愛之坐定夫人令白
章仇曰士曹之妻容飾絕代章仇徑來入院戒衆勿起
見李服色歎息數四乃借帔觀之則知非人間物試之
水火亦不焚汚因留詰之李具陳本末使人至裴居處

則不見矣兼瓊乃易其衣而進并奏許老翁之事勅令以計須求許老章仇意疑仙者往來必在藥肆因令藥師候其出處居四日得之初有小童詣肆市藥藥師意是其徒乃以惡藥與之小童往而復來且囑云大人怒藥不佳欲見捶撻因問大人為誰童子云許老翁也藥師甚喜引童白府章仇令勁健百人卒吏五十人隨童詣山且申勅令山峯巉絕衆莫能上童乃自下大呼須臾老翁出石壁上問何故領爾許人來童具白其事老

翁問童曷不來童曷不來童遂冉冉躡虛而上諸吏叩頭求哀云大夫之暴翁所知也老翁乃許行謂諸吏曰君但返府我隨至及吏卒至府未久而翁亦至焉章仇見之再拜俯伏翁無敬色因問娶李者是誰翁曰此是上元夫人衣庫之官俗情未盡耳章仇求老翁詣帝許云往亦不難乃與奏事者尅期至長安先期而至有詔引見玄宗致禮甚恭既坐問云庫官有罪天上知否翁云已被流作人間一國主矣又問衣竟何如許云設席

施衣於清淨之所當有人來取上勅人如其言初不見人但有旋風捲衣入雲顧盼之間亦失許翁所在矣

出仙

傳拾

遺

又一說云天寶中有士人崔姓者尉於巴蜀纔至成都而卒時連帥章仇兼瓊哀其妻少而無所投止因於青城山下置一別墅又以其色美有聘納之意計無所出因謂其夫人曰貴為諸侯妻何不盛陳盤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內盡可迎致夫人甚悅兼瓊因命衙官遍報五

百里內女郎尅日會成都意欲因會便留亡尉妻也不謂己為族舅盧生納之矣盧舅密知兼瓊意令尉妻辭疾不行兼瓊大怒促左右百騎往收捕盧舅時方食兵騎繞宅己合盧談笑自若殊不介懷食訖謂妻曰兼瓊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頃即當送素色衣來便可服之而往言訖乘騾出門兵騎前攬不得徐徐而去追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內有故青裙白衫子綠被子緋羅縠絹素皆非世人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諸女郎

皆先期而至兼瓊覘於帷下及尉妻入光彩遶身美色
傍射不可正視坐者皆攝氣不覺起拜會訖歸三日而
卒兼瓊大駭具狀奏聞玄宗問張果果云知之不敢言
請問青城王老玄宗即詔兼瓊求訪王老進之兼瓊搜
索青城山前後並無此人唯草市藥肆云常有二人日
來賣藥稱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瓊即令衙官隨之入山
數里至一草堂王老皤然鬚髮隱几危坐衙官隨入遂
宣詔兼致兼瓊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兒張果也因與

兼瓊尅期到京師令先發表不肯乘傳兼瓊從之使纜
至銀臺王老亦到玄宗即召問之時張果猶在玄宗側
見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遠
取吾來果言小仙不敢專候仙伯言耳王老乃奏曰盧
二舅即太元夫人庫子因假下遊以亡尉妻微有仙骨
故納為媵無何盜太元夫人衣服與着已受謫至重今
為鬱單天子矣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墮無間獄
矣奏訖苦不願留玄宗命放還後不知所在

出玄
惟錄

李珣

李珣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珣性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時父適他行以珣專販事人有糴者與糴珣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二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食甚豐父恠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中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推終莫斷其弊吾但以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無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

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耶
後父母歿及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珏出相節制
淮南珏以新節度使同姓名極用自驚乃改名寬李珏
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烟
花爛熳翔鸞舞鶴綵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見
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似有李珏字長二尺餘
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昇宰輔能無
功德及於天下今洞府有名我必仙人也再三為喜方

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記前事益自驚嘆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復思試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遂聞於珏乃以車舉迎之置於靜室齋沐拜謁謂為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叅禮李情景恬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十六時曾有道士教其胎

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鍊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鍊之事珏復虔拜因問寬所修何術寬辭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販糴以對珏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世之動靜食息莫不有報苟積德雖在貧賤神明護祐名書仙籍以警塵俗又問胎息不食之由具以對珏師其胎息亦不食寬年百餘歲輕健

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自養氣亦無益汝輩
一夕而卒三日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己尸解

矣

出續
仙傳

章全素

吳郡蔣生好神仙弱歲棄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
鍊丹遂葺鑪鼎爨新鼓鞴積十年而鍊丹卒不成其後
寓遊荆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頽皯然而病且寒噤
不能語生憐其窮因解裘衣之因命執侍左右徵其家

對曰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饑流徙荆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官身病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旦寐自逸蔣生惡罵而捶者不可計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蔣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學鍊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為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為金乎若然者吾謂先生有道術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慚而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

豈能知神仙事乎若妄言自速笞罵之辱全素笑而去
後月餘全素於衣中出一瓢甚小顧謂蔣生曰此瓢中
有仙丹能化石為金願得先生石硯以一刀圭傳其上
可乎蔣生性輕果且以為誕妄詬罵曰吾學鍊丹十年
矣尚未能窮其妙儻者何敢與吾喋喋議語耶全素佯
懼不對明日蔣生獨行山水間命全素守舍於是鍵其
門而去至晚歸則見全素已卒矣生乃以篋蔽其尸將
命棺而瘞於野及徹其篋而全素尸已亡去徒有冠帶

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為神仙得道者即於几上視石
硯亦亡矣生益異之後一日蔣生見藥鼎下有光生曰
豈非吾仙丹乎即於爐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為
紫金光甚瑩徹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
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慚恚其後蔣生學鍊丹卒不成
竟死於四明山

出宣
室志

太平廣記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

王賈

顏真卿

王賈

婺州參軍王賈本太原人移家單懷而先人之壟在於臨汝賈少而聰穎未嘗有過沉靜少言年十四忽謂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當恐且有喪居二日宅中火延

燒堂室祖母年老震驚自投於牀而卒凡以賈言聞諸父諸父訊賈賈曰卜筮而知後又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居之欲識真龍請同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言駭物當答之賈跪曰實有故請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與同行賈請具雨衣於是至泌河浦深處賈入水以鞭畫之水為之分下有大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見人冲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矣將復還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則雲霧晝昏

雷電且至賈曰諸父駛去因馳未里餘飛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賈年十七詣京舉孝廉既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後選授婺州叅軍還過東都賈母之表妹死已經年常於靈帳發言處置家事兒女僮妾不敢為非每索飲食衣服有不應求即加笞罵親戚咸怪之賈曰此必妖異因造姨宅唁姨諸子先是姨謂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來必莫令進此小子大罪過人賈既至門不得進賈令召老蒼頭謂曰宅內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魔耳汝但

私語汝主令引我入當為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潛言於諸郎諸郎亦悟邀賈入賈拜叩已因向靈言曰聞姨亡來大有神言語如舊今故謁姨何不與賈言也不應賈又邀之曰今故來謁姨若不言終不去矣當止於此魁知不免乃帳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別後生死遂隔汝不忘吾猶能相訪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語皆姨平生聲也諸子聞之號泣姨令具饌坐賈於前命酒相對慙不己醉後賈因請曰姨既神異何不令賈見形姨曰

幽明道殊何要相見賈曰姨不能全出請露半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賈見之如不相示亦終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見手於前手指宛然又姨之手也諸子又號泣賈因前執其手姨驚呼諸子曰外甥無禮何不舉手諸子未進賈遂引其手撲之於地尚猶哀叫撲之數四即死乃老狐也形既見體裸無毛命火焚之靈語遂絕賈至婺州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茗饌而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君有女

病魅當為去之因為桃符令置所卧床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狸腰斬死於牀下疾乃止時杜暹為婺州叅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歡與暹同部領使於洛陽過錢塘江登羅刹山觀浙江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以水時所有金櫃玉符以鎮川瀆若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大石櫃高丈餘鏤之賈手開其鏤去其蓋引

暹手登之因同入櫃中又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鑲鎖之
賈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見暹觀之既已又接其手
令騰出暹距躍則至岸矣既與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
宰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任及於年壽周細語
之暹後遷拜一如其說既而至吳郡停船而女子天死
生五年矣母撫之哀慟而賈不哭暹重賈各見妻子如
一家於是對其妻謂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謫為世
人二十五年今已滿矣後日當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

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即吉州別駕李乙妻也緣時
歲未到乙未合娶以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權以妻吾
吾今期盡妻即當過李氏李氏三品祿數任生五子世
人不知何為妄哭妻久知其夫靈異因輟哭請曰吾方
年盛君何忍見舍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請送至洛得
遂棲息行路之人猶合矜愍况室家之好而忽遺棄耶
賈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納亡女其中寘之船下又囑
暹以身後事曰吾卒後為素棺漆其縫將至先塋與女

子皆祔於墓殮後即發使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別駕
當留其姪聽之至冬初李乙必克計入京與崔氏伯相
見即伯之故人因求婚崔別駕以姪妻之事已定矣暹
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請其少留終不答至日沐浴衣新
衣暮時召暹相對言談頃而卧遂卒暹哭之慟為製朋
友之服如其言殮之行及宋州崔別駕果留其姪暹至
臨汝乃厚葬賈及其女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壻其妻崔
別駕以妻之暹後作相歷中外皆如其語

出紀聞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也北齊黃門侍郎之推五代孫幼而勤學舉進士累登甲科真卿年十八九時卧疾百餘日醫不能愈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謂之曰子有清簡之名已志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自沉於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爾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也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節輔主勤儉致身百年

外吾期爾於伊洛之間矣真卿亦自負才器將俟大用而吟閱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第四命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左軍城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真卿至辨之天時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為御史雨河東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於僧舍墻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遷殿中侍御史武部員外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託以霖雨修城浚壕陰料丁壯實儲廩佯命

文士泛舟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也
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唯平原城有備焉乃使司兵叅
軍馳奏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一人而已朕
恨未識其形狀耳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愷以其首
招降河北真卿恐搖人心殺其使者乃謂諸將曰我識
李愷此首非真也久之為冠飾以草續支體棺而葬之
祿山以兵守土門真卿兄杲卿為常山太守共破土門
十七郡同日歸順推真卿為帥得兵二十萬橫絕燕趙

詔加戶部侍郎平原太守時清河郡客李萼謁於軍前
真卿與之經畧共破祿山黨二萬餘人於堂邑肅宗幸
靈武詔授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真卿間道朝于鳳翔拜
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彈奏黜陟朝綱大舉連典蒲
州同州皆有遺愛為御史唐實所構宰臣所忌貶饒州
刺史復拜昇州浙西節度使徵為刑部尚書又為李輔
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為戶部
侍郎荆南節度使尋除右丞封魯郡公宰相元載私樹

朋黨懼朝臣言其長短奏令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奏疏極言之乃止後因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元載以為誹謗時政貶硤州別駕復為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為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為定為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將中害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諭

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從之
事行朝野失色李勉聞之以為失一國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遣人逆之於路不及既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雪刃爭前欲殺之叢遠詬罵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希烈因宴其黨召真卿坐觀之使倡優譏朝政以為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輩如此遂起希烈使人問儀制於真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其後希烈使積薪庭中以油沃之

令人謂曰不能屈節當須自燒真卿投身赴火其逆黨
救之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以必死賊黨使縊
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
日諡文忠公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彌壯為盧
杞所排身殃於賊天下寃之別傳云真卿將縊解金帶
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為先吾死之後但割吾
支節血為吾吮血以給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
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

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
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
葬所空棺而已開天傳信記詳而載焉別傳又云真卿
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為酒色所
敗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為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
於華陰開棺視之必異於衆及是開棺果覩其異道士
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於鐵石之中鍊形數滿
自當擘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

往鄭州徵庄租迴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
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轉
身去仰觀佛壁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
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
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
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
止之遂畧問一二兒姪了公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
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勿與人說後家內闕即再來僕還

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
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
稱魯公屍解得道焉

出仙傳拾遺及戎
幕閒譚玉堂閑話

太平廣記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

韋弁

申元之

馬自然

張巨君

韋弁

韋弁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下第遊蜀時將春暮勝景尚多與其友尋花訪異日為遊宴忽一旦有請者曰郡

南十里許有鄭氏林亭花卉方茂有出塵之勝願偕遊焉
弇喜遂與俱果南十里得鄭氏亭焉端室巍巍橫然
四峙山門花闥曲徑烟曛眙而望之不暇他視真塵外
景也俄而延弇升巨亭之上迴廊環構飾以珠玉殆非
人世所有即引見仙子十數左右侍衛華裾靚粧亦非
常世所覩中有一人與弇語弇遍拜且詰之美人曰聞
吾子西遊蜀都歷訪佳景春煦將盡花卉芳妍願聊奉
一醉無以延欸為疑也既坐即張樂飲酒其陳設餽膳

奇味珍果既非世之所嘗金石絲竹雅音清唱又非世之所聞弇乘間問曰某自上國歷二京至于帝宅尊嚴侯家繁盛莫不見之今之所覩固不可偕矣然女郎何為若此之貴耶美人曰余非人間人此蓋玉清仙府也適欲奉召假以鄭氏之亭耳余有新曲名曰紫雲今天子奉尚神仙之道余以此樂授于吾子而貢於聖唐之君以此相託可乎弇曰某一儒生耳在長安中區區於九陌以干一名望天子門不可見又非知音者若將貢

新曲固不可為也美人曰君既不能余當寓夢而授於天子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願以三寶為贈子其售之可畢世之富也飲畢命侍者出一杯謂之碧瑤盃光瑩洞徹又出一枕謂之紅蕤枕似玉而粟其文微紅而光彩瑩朗又出一紫玉函似布光彩甚於玉俱授於弁拜而謝之即別去行未及一里回顧失向亭臺但荒榛而已遂挈寶入長安明年復下第東遊廣陵胡商詣弁以訪其寶出而示之胡人拜而言曰此玉清真人之寶

千萬年人無見者信天下之奇貨矣以數十萬金易而求之弇以大富因築室江都竟不求聞達亦不知所終焉後數年玄宗夢神仙十餘人持樂器集於庭奏曲以授請為中原正始之音曲名紫雲既晨興即以玉笛吹而習之傳於樂府此乃符弇之所遇欲使弇上奏之曲

也出神仙
感遇傳

申元之

申元之不知何許人也遊歷名山博採方術有修真度

世之志開元中徵至止開元觀恩渥愈厚時又有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吳筠尹愔何思達史崇尹崇祕希言佐佑玄風翼戴聖主清淨無為之教昭灼萬寓雖漢武元魏之崇道未足比方也帝遊溫泉幸東洛元之常扈從焉時善譚玄虛之旨或留連論道動移晷刻惟貴妃與趙雲容宮嬪三五人同侍宸御得聆其事命趙雲容侍茶藥元之愍其恭恪乘間乞藥少希延生元之曰我無所惜但爾不久處世耳懇拜乞之不已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况侍奉大仙不得度世如素手出于寶窟也惟
天師哀之元之念其志切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此丹
死必不壞可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真玉踈而有風魂不
蕩散魄不潰壞百年後還得復生此太陰鍊形之道即
為地仙復百年遷居洞天矣雲容從幸東都病於蘭昌
宮貴妃憐之因以此事白於貴妃及卒後宦者徐玄造
如其所請而瘞之元和末百年矣容果再生元之尚來
往人間自號田先生識者云元之魏時人已數百歲矣

出仙傳
拾遺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世為縣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治道術遍遊天下後歸江南而嘗醉於湖州墜雲溪經日方出衣不沾濕坐於水上而言曰適為項羽相召飲酒欲大醉方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隨溪水來去指

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唐宰相馬植謫官量移常州
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禮甚異之植問曰幸與道
兄同姓欲為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
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無徵同
姓亦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
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甕器盛土種瓜須臾
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遍
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撒投

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項之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帖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堦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墻穴屋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盡殺汝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羣鼠皆前若叩搥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更絕鼠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

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單僑箕踞而食畧無揖者但資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急食而去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禮拜哀鳴云禪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譴責三百僧到今下床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來固乞舍之湘唯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為意迴去入

門坐僧當能下床僧迴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况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授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喫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獨子走趕捉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止其主見道士嘻笑曾求菜至此慮復為他術遂來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

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
縣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
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於止宿
湘曰爾但於俗旅中睡而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倒
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
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謝移知微延叟入家
內淨處安宿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
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

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即化為石自後松果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會揚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發性尚竒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人有疾告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脚馳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者推讓不

受固與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
句所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
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
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
轉更深復歸故鄉省兄適兄出嫂姪喜叔歸湘告曰我
與兄共此宅歸來要分此地我唯愛東園耳嫂異之曰
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相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
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不

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其故妻子皆以實對兄感動
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
望耳乃棺斂其夕棺輒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窺窆於園
中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
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我鹽官人也勅浙西道
杭州覆視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枝而已

出續
仙傳

張巨君

張巨君者不知何許人也時有許季山得病不愈清齋

祭泰山請命晝夜祈訴忽有神人來問曰汝是何人何
事苦告幽冥天使我來問汝可以實對季山曰僕是東
南平輿許季山抱病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靈山請
決死生神人曰我是仙人張巨君吾有易道可以知汝
禍崇所從季山因再拜請曰幸神仙迂降願垂告示巨
君為筮卦遇震之恒初九六二六三三爻有變巨君曰
汝是無狀之人病安得愈季山曰願為發之巨君曰汝
曾將客行為父報讐於道殺客納空井中大石蓋其上

此人訴天府以此病謫汝者季山曰實有此罪巨君曰
何爾耶季山曰父昔為人所搏耻蒙此以終身時與客
報之未至客欲告怨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冥理難欺汝
自勤修吾還山請命季山漸愈巨君傳季山筮季山遂
善於易但不知求巨君度世之方惜哉

出洞
仙傳

太平廣記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

裴氏子

崔煒

裴氏子

唐開元中長安裴氏子於延平門外莊居兄弟三人未仕以孝義聞雖貧好施惠常有一老父過之求漿衣服顏色稍異裴子待之甚謹問其所事云以賣藥為業問

其族曰不必言也。因是往來憩宿於裴舍，積數年而無倦色。一日謂裴曰：觀君兄弟至，饗而常能恭，已不倦於客。君實長者，積德如是，必有大福。吾亦厚君之惠，今為君致少財物，以備數年之儲。裴敬謝之。老父遂命求炭數斤，坎地為鑪，熾火少頃，命取小磚瓦如手指大者數枚，燒之。少頃，皆赤，懷中取少藥投之，乃生紫烟。食頃，變為金矣。約重百兩，以授裴。子謂裴曰：此價倍於常者，度君家事三年之蓄矣。吾自此去，候君家罄盡，當復來耳。

裴氏兄弟益敬老父拜之因問其居曰後當相示焉訣
別而去裴氏乃貨其金而積糧明年遇水旱獨免其災
後三年老父復至又燒金以遺之裴氏兄弟一人願從
學老父遂將西去數里至太白山西巖下一大盤石左
有石壁老父以杖叩之須臾開乃一洞天有黃冠及小
童迎接老父引裴生入洞初覺暗黑漸即明朗乃見城
郭人物內有宮闕堂殿如世之寺觀焉道士玉童仙女
無數相迎入盛歌樂諸道士或琴碁諷誦言論老父引

裴氏禮謁謂諸人曰此城中主人也遂留一宿食以胡麻飯麟脯仙酒裴告歸相與訣別老父復送出洞遺以金寶遣之謂裴曰君今未合久住且歸後二十年天下當亂此是太白左掩洞君至此時可還來此吾當迎接裴子拜別比至安史亂裴氏全家而去隱於洞中數年居處仙境咸受道術亂定復出兄弟數人皆至大官一家良賤亦蒙壽考焉

出原
化記

崔焯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於人間
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產多尚褻
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
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窺之見乞食
老嫗因蹶而覆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
耳煒憐之脫衣為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告
煒曰謝子為脫吾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
奉子每遇疣贅只一炷耳不獨愈苦兼獲美艷煒笑而

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老僧贅于耳
煒因出艾試灸之而如其說僧感之甚謂煒曰貧道無
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
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為書
導之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爇
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十
萬奉子幸從容無草草而去煒因留彼煒善絲竹之妙
聞主人堂前彈琴聲詰家童對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

其琴而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脚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時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俄負心召其子計之曰門下客既不來無血屬可以為饗吾聞大恩尚不報况愈小疾耳遂令具神饌夜將半擬殺煒已潛扃煒所處之室而煒莫覺女密知之潛持刃於窻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窻遁去不然者少頃死矣此刃亦望持去無相累也煒恐悸汗流揮刃携父斷窻樞躍出拔鍵而走任

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幾及之
煒因迷道失足墜于大枯井中追之失蹤而返煒雖墜
井為槁葉所藉而無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
無計可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十人中有一白蛇盤屈
可長數丈前有石臼巖上有物滴下如飴蜜注臼中蛇
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叩首祝之曰龍王某不幸墜于
此願王憫之幸不相害因飲其餘亦不饑渴細視蛇之
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蛇之見憫欲為灸之奈無從得火

既久有遙火飄入于穴煒乃燃艾啓蛇而灸之是贅應
手墜地蛇之飲食久妨礙及去頗以為便遂吐徑寸珠
酬煒煒不受而啓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
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援沉淪倘賜挈維得還人
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得一歸不願懷寶蛇遂咽
珠蜿蜒將有所適煒遂再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於
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
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齧

環洞然明朗地低首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
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鐫為房
室當中有錦繡幃帳數間垂金泥紫更飾以珠翠炫晃
如明星之連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鸞
雀皆張口噴出香烟芳芬蒼鬱傍有小池砌以金壁貯
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以瓊瑤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飾
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鼓柷敵不可勝記煒細視手
澤尚新煒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之

四壁戶牖咸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
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
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煒乃舍琴再拜女
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
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乃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
也曰何為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即中郎邕之
女也沒于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像
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

傳觴煒乃叩首求歸之意頗切女曰崔子既來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駐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箕箒便可相見崔子莫測端倪不敢應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即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昔漢初亡齊而居海島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上

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
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須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
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
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
充替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為挈往使者
唱喏迴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緝宇以相酬勞煒
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
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

珠授煒煒再拜捧受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貺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于越臺感悟徐紳遂見修緝皇帝媿之亦有詩繼和賚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不識皇帝何詩女命侍女書題于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載荒臺隳路隅一煩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美婦與明珠煒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于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

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即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于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星漢時已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有舍稅屋至日往舍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謂崔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則徐紳果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

禮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者不合得
斯寶蓋趙佗以珠為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
是趙佗佗亦曾稱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萬緡易之崔
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
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今僅千載矣我國
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
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
光鑒一室胡人遽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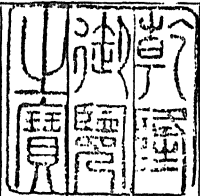
訪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後有事于城隍廟忽見神像有
類使者又覩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脯
而奠之兼重粉績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即廣州城廟有
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寬之墓耳
又登越王殿臺觀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
上生秋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越王
繼和詩蹤跡頗異乃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
臺感崔侍御詩故重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將及中

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留蒲澗寺僧室夜將半果四女
伴田夫人至容儀艷逸言旨雅淡四女與崔生進觴諧
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王卑辭厚禮
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煒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
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為嬪御
王崩因以為殉乃不知今是幾時也看烹酈生如昨日
耳每憶故事輒一潸然煒問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甌越
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進俱為殉者又問曰昔

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灸於南海煒方歎駭昔日之嫗耳又曰呼蛇為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煒因在穴飲龍餘沫肌膚少嫩筋力輕捷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乃挈室往羅浮訪鮑姑後竟不知

所適

出傳
奇



太平廣記卷三十四